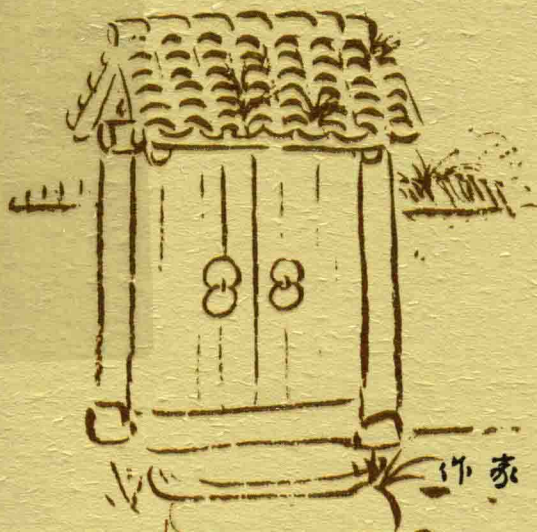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九届
茅盾文学奖得主

李佩甫

著

平的世界



作家出版社

早的門

李佩甫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羊的门：新版 / 李佩甫 著. --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
2016.4

ISBN 978-7-5063-8917-4

I. ①羊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1645号

羊的门 (新版)

作 者：李佩甫

出 品：语可书坊

策 划：张亚丽

责任编辑：桑良勇 王晓君

特约编辑：姬小琴

装帧设计：古涧千溪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qia@zuoq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q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52 × 230

字 数：349千

印 张：25.5

版 次：2016年7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917-4

定 价：35.00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……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就是羊的门。

我就是门。凡从我进来的，必然得救，并且出入得草吃。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盗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

——摘自《圣经·新约·约翰福音 10》

第一章

一、土壤的气味

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，有一块小小的、羊头状的地方，那就是豫中平原了。

踏上平原，你就会闻到一股干干腥腥的气息，这气息微微地在风里或是空气中含着，这自然是泥土的气息了。

那么，稍稍过一会儿，你会发现这气息偏甜，气息里有一股软软的甜味。再走，你就会品出那甜里还含着一点涩，一点腻，一点点沙。这就对了，这块土地正是沙壤和黏壤的混合，是被古人称做“下土坟垆”的地方。这说明你的感觉很好。而后，从东向西，或是从南向北，你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走下去，你会发现虽然道路阡陌，土壤是一模一样的，植物也是一模一样的。仅仅是东边的土质含沙量多一些，而西边的黏壤多一些；南边的碱性大一点，北边的酸性多一点，没有太大的差别。再走，你先是会产生一种平缓的感觉，甚至是太平了，眼前是展展的一马平川，一览无余，没有一点让人感到新奇和突兀的地方，平得很无趣。接着，你就会对这块土地产生一种灰褐色的感觉。灰是很木的那种灰，褐也是很乏的那种褐。褐和灰都显得很温和、很亲切，一点也不刺眼，但却又是很染人的，它会使人不知不觉地陷进去，化入一种灰青色的氛围里。那灰青是淡调的，渐远渐深的，朦朦胧胧的，

带有一种迷幻般的气韵。

若是雨天，大地上会骤然泛起一股陈年老酒的气味。那是雨初来的时候，大地上刚刚砸出麻麻的雨点，平原上会飘出一股浓浓的酒气。假如细细地闻，你会发现酒里蕴含着一股腐烂已久的气味，那是一种残存在土壤里的、已很遥远的死亡讯号，同时，也还蕴含着一股滋滋郁郁的腻甜，那又是从植物的根部发出来的生长讯号，正是死亡的讯号哺育了生长的讯号，于是，生的气息和死的气息杂合在一起，糅勾成了令人昏昏欲睡的老酒气息。

这就是平原的气息。

平原的气息是叫人慢慢醉的。

春日里，在雨后新湿的乡间土路上，那隐隐的酒气里会泛出一股女性的肉味，是一种有点熏人的、肉质的甜香；夏日里，在烈日炎炎的正午，那酒气里会泛着一股浓浓的腐酸，腐酸里会散出一股男人下体的臭味；秋日里，当小风儿溜过的时候，那酒气就显得有点涩了，涩出了一股淡淡的婴儿脐带的腥味；冬日里，酷暑过后，走在弯弯曲曲的车辙上，那酒气里会含有一种干干的苦艾味，苦得哑、苦得很老到，就像是晨光里老人那一声带血丝的咳嗽。

再走下去，你先是会眼晕，而后会头晕，走着走着，你就会觉得你已植入了平原，成了平原上的一株植物了。

二、三千年留下的一句话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块平原，这块古老的土地，也曾是一个国家。一个记录在文字上的国家，叫做许国。

据史载：许人立国不久，即惨遭战乱。先有郑人伐许，宋人伐许，晋人伐许，卫人伐许……许人颠沛流离二百余载！

战国初，许地再次被瓜分，隶属韩魏。秦二世三年，先有沛公南攻许地，屠之；献帝三年，又有李觉、张济掠许地，所过杀无遗！

西晋迄南北朝时期，事变剧烈，尤过前代。永兴二年，刘乔攻许；永嘉二年，王弥陷许；十二月，太傅越师甲兵四万战许；太清二年，大都督刘丰生将步骑十万屯许……前后兵甲锯民长达一百八十余载！

隋唐之际，贞观四年秋，许地大水。嗣圣七年，许地大雹。继又有安史之乱，安禄山遣兵克许，遍地烽烟，民惨遭巨祸。永贞二年，许地大旱；十二年，许地大雨，民溺死者不计其数；元和九年九月，吴元济掠许，许人恐，窜伏于荆棘间，为其杀伤驱剽者不计其数，可谓蹄蹄见血！

五代、北宋间，淳化元年六月，许地大风雹，坏民舍一千五百间！至道二年许地蝗食苗；宝元五年，许地地震；庆历七年，又震；至元四年，霪雨害稼，麦禾不登；十九年，蝗食害稼，草木皆尽，大饥！

明弘治六年六月，大旱；秋八月，大水；冬，大雪，平地三四尺，民多冻死！正德十四年，地震，房屋摇动，民大恐！万历十六年，大疫，死亡枕藉！二十一年，大水，禾稼尽，人相食！十四年二月，李自成破许地，所到之处，老稚无存，房屋尽毁，许地洗劫，尤以此次备极惨痛！

清康熙十一年，大雨；十五年，地震；十六年雨雹；夏，大疫；秋，大蝗；是岁大饥，人相食！

咸同之际，太平天国起于前，裕匪、皖匪乱于后，往来驰骋，窜扰许地屡屡，计十五年，民苦不堪言！

宣统三年，辛亥，武昌革命军起，许地西、南土匪蠢动；冬十月，盗匪蜂起，乡民大扰……

……

是呀，一页黄纸一页泪。连年的战乱，天灾又是那样的频繁，人是怎么活过来的呢？那一代一代的后人又是怎样得以延续的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也仿佛是一眨眼的工夫，三千年过去了。在广袤的豫中平原上，仍然是一处一处的村舍，一处一处的炊烟……人活着，树也活着。三千年啊，漫长的三千年也仅仅传下来这么一句话，说这是一块“绵羊地”。

绵羊地呀！

三、草的名讳

在平原，有一种最为低贱的植物，那就是草了。

当你走入田野，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、生生不灭的草。

它们在田间或是在路旁的沟沟壑壑里隐伏着，你的脚会踏在它们的身上，不经意地从它们身上走过。它当然不会指责你，它从来就没有指责过任何人，它只是默默地让你踩。

若是待得日子久一些，你就会叫出许多草的名称。比如说，那种开紫色小白花的草，花形很小，小得让人可怜，它的名字就叫“狗狗秧”。比如说，那种开小喇叭花的草，花形也是很小的，颜色又是褪旧的那种红——败红，红得很软弱，它的名字叫“甜甜牙棵”。比如说，那种叶儿稍稍宽一点、叶边呈锯齿状的草，一株也只有七八个叶片，看上去矮矮的、孤孤的、散散的，叶边有一些小刺刺儿，仿佛也有一点点的保护能力似的，可你一脚就把它踩倒了，这种草就叫“乞乞牙”。比如说，那种一片一片的、紧紧地贴伏在地上、从来也没有抬过头的草，它的根须和它的枝蔓是连在一起的，几乎使你分不出哪儿是根哪儿是梢，它的主干很细很细，曲曲硬硬的，看上去没有一点点水分，可它竟爬出了一片一片的小叶儿，这种草叫“格巴皮”。比如说，那种开黄点点小花朵的草，那花儿小得几乎让人看不见，碎麻麻的，一点点、一点点地长在那里，它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让你轻视它，这种草叫“星星草”。有一种细秆上带一些小黑点的草，粗看虽瘦瘦弱弱也浑然一体，细看又是分节的，你用手一抓，它就自动地解体了，断成一节一节的，这种草叫做“败节草”。有一种看上去是一丛一丛的，丛心里还长着一些绿色的小苞，它的身形本就很小的，自顾不暇似的，可丛蕊里却举着那么多的小蛋蛋，这种草就叫“小虫儿窝蛋”。有一种叶片厚厚的、秆也是肉乎乎的草，它的叶身是油绿色的，顶端却是碎碎的浅黄，那

种黄似花非花，很像是猫的眼，如果你把它掐断，它会流出一股奶白色的汁液，那汁液是很毒的，它可以使割草孩子的“小鸡儿”肿成碗大，也可以点瞎人的眼，这种草就叫“猫猫眼”。有一种叶儿呈柳状、看上去软塌塌的草，它的叶背上长着一层细细的、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茸毛，叶面又显得很柔，很低眉顺眼，这种草就是“面条棵”了。有一种草是蔓生的，它缠缠绕绕地伏在庄稼棵上，一爬就是几尺长，藤一样的棵棵上生长一种扁圆的小叶，结有一嘟噜一嘟噜的扁豆状的绿色小浆果，浆果酸酸的，也有一丁点甜味，这自然是“野扁豆棵”。再比如，有一种茎端举着一个个紫红色花序的草，那草的下部很柴、很单，却高擎着一只只紫红色的、菱形的小灯笼。那紫也是很陈旧的紫，渐渐褪出来的紫，红也是水洇出来的那种红，颜色是慢慢浸上去的，看上去没有一点亮光，却又是经得住细看的，这就是“灯笼棵”。再比如，有一种叶儿分叉的小草，茎上的草叶是一对一对的，分开叉呈剪状，中间是一个小小的鼓结，这就是“剪子鼓棵”了。再比如，有一种蔓儿弹弹长长又曲曲弯弯、线一样细的草，它隐在庄稼棵的下面，紧贴在地皮上，就把那线一样的蔓儿扯出去，生出几片椭圆形的小叶，这看上去就很勉强了，很有点力不从心了，可它却又结出果来了，那果珠儿一样圆圆的，油绿色，翡翠似的，尝了，味又是很苦的，这就是“蜜蜜罐”。再比如，有一种大叶的草，草叶呈圆弧状，叶面稍宽，一株一株地散长在庄稼地里，这就是“猪耳朵棵”。再比如，有一种草的颜色是暗绿的，叶面稍窄一些，矮矮的小棵棵，那叶儿软塌塌的，很疲劳的样子，那绿也是往下走的，往暗处、往灰处走的，没有一点色泽，这就是“灰灰菜”。

“白蒿”是靠气味引人注意的。它总是孤单单地生在草丛中，不怎么起眼的，可它能释放出一种熏人的气息来，那气息也是很复杂的、很不正道的，开初并不觉得，慢慢你就有点晕了，就觉得那味似香非香、似臭非臭的，却暗暗地逼人，叫你头蒙。“毛妞菜”的叶是团状的，团儿很小，是贴在地面上生长的，几片叶子呈瓣形平贴在地上，中间有一个很小、很茸的蕊，也是散散落落，尽量不引人的。“麦郎子”

是伏游在麦田里的草。这是一种没有颜色的草，它偎在麦棵上，麦苗绿的时候它也绿，麦子黄了，它也跟着黄，身子紧缠在麦穗儿上，看上去游游动动、躲躲闪闪，却也结出一个小小的、很不像样的穗儿，有籽，只是很秕。“毛毛穗儿”就不同了。它叶儿油绿，一丛一丛的，高高地挑着一个毛茸茸的穗头，穗头上有许多绿针一样的茸刺儿，那刺儿很软、很平和，带一副乖顺的样子。“水萝卜棵”的叶儿呈蔓纓状，是铺在地上的，它的水分全储在根部，因此根就显得粗一些也长一些，拔出来看是嫩白色的，带须，尝了，有一点涩甜。“驴尾巴蒿”的穗头很长，下垂着弯成弓形，叶儿是条状的，也长，茎儿弹弹的，总像是弯着腰，不敢抬头似的。“马屎菜”一身油绿色，叶肉看上去很厚实，看上去油汪汪、肉乎乎的，茎秆却是浅红的，红得很宽厚，不暴，茎头又盘蜷状，略带一点点浅黄。“野蒺藜”也是随地蔓生，开着一丛丛碎星样的小黄花，花也是尽量往小处去，往淡处走，一星星、一点点的，看上去哀哀顺顺，却生出一种六棱形的带刺的蒺藜果，那果上的刺极为尖锐，稍不注意就会狠狠地扎你一下。“涩格捞秧”的茎很细很长，一节一节的，每节有四叶，叶儿是棱状的、对称的，茎上生有一种灰灰的短毛刺儿，很涩……

在豫中平原，最普遍最常见的草，也就是这二十四种了。

在平原上，阅过了这些草的名讳，你就会发现，平原上的草是在“败”中求生、在“小”中求活的。它从来就没有高贵过，它甚至没有稍稍鲜亮一点的称谓，你看吧：小虫窝蛋、狗狗秧、败节草、灰灰菜、马齿菜、驴尾巴蒿……它的卑下和低劣，它的渺小和贫贱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是显现在外的，是经过时光浸染，经过生命艺术包装的。

当然了，这些草也有显赫的时候。那是因了一个人的名气，因了一个人的极为特殊的嗜好，当这二十四种草编织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才有了闻名全国的机会。那就是著名的“呼家堡草床”，也叫“呼家堡绳床”。

这是后话了。

四、“屋”的意识

在平原的乡野，无论你走进任何一个村落，三步之内，你就会听到这样的招呼声：“吃了吗？”

“吃了吗”是一种泛泛的亲切，是一般性的问候。它就像是西方社会里那个没有“心”字的“你好”，就像是一个陌生的点头，一个可以对任何人的客气。它的声调是温顺的、乖巧的、善意的，在心性上却是防范的、远距离的、言不由衷的。它的热情和它的假心假意为表里、共荣共存。同时呢，它又是一个陈年旧日的烙印，一个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饥饿信号的烙印。

所以，“吃了吗”是平原上的第一句话。说过“吃了吗”之后，一般是不会再说第二句话的，除非是相熟的朋友，或是比较亲近的人。到了亲人相见或是朋友见面的时候，你才会听到在豫中平原上广为流行的第二句话：“上屋吧。”

这时的“上屋吧”就成了一种特别的邀请，成了一种真心实意的表达，成了一种表面淡化了的、却又是肉贴肉的亲切。在平原的乡村，如果你走进一户相熟的人家，狗在你的腿边“汪汪”地叫着，这时候有主人从院子里迎出来，说一声：“来了？上屋吧。”这就用不着再说什么了，这是在告诉你，你已经到“家”了，这里就是你的“家”。你自然会受到最好的款待，连狗都不会再叫，顺从地对你摇一摇尾巴……在这句话里，“屋”的发音是很重的，“屋”成了一种象征。一种家园的象征，也是避难之所的象征。

在平原，“屋”一直是避难之所的象征。

天是很大的，很大很大，大得没有依托；云又是很重的，很重很重，重得随时都会塌下来。那云，看着是白的，软的，高高的，一絮一絮的，可倏尔就会黑下来，整个天都会黑下来，黑成釜子底，那黑气能贴着人头飞！更不用说风霜雨雪，雷鸣电闪，又是那样的无常无序。人，

靠什么藏身呢？天就压在头上，一个细细的小脖颈是支不住天的。地呢，又是展展的一马平川，那平缓是一眼望不到边的，无处躲藏。因此，人的恐惧是写在脖子上的，人首先要给自己找一个避难之所，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，于是“屋”的概念就产生了。“屋”的意识是建立在死亡之上的，“屋”字是首先把“尸体”架在头上，而后才有了稳固的一层一层的生存底座，那是一种先有“死”后有“生”的认识，也是从“死”到“生”的无限循环。这个循环是由平原人的生存口诀组成的：……盖一所房子娶一房媳妇生一个儿子；儿子盖一所房子娶一房媳妇生一个儿子；儿子盖一所房子娶一房媳妇生一个儿子……

在这里，人毕生的精力都放在了“屋”的建造上，房屋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，也是人们的精神外壳。人们一生一世的终极目标，就是为了要建造一所房子，一个“屋”。这个“屋”的实质是内向的，是躲避型的，是精神大于物质的。可“屋”的外化却是以小见大的，以弱对强的，以有限对无限的。同时，在“屋”的意识里仍然含有阴性的、单一的、小私小我的情结，就像坡上的羊一样，看似一群一群，却是孤孤单单、一个一个的。不管怎么说，毕竟还是有了一个“屋”。天很大，不是吗？可我有一个“屋”呀！

在这里，“山”和“水”都成了平原人的假想和渴望，成了对天的抗拒仪式，是企盼着受到庇护的意思。于是，这里的房墙叫做“屋山”，这里的房顶也就很高昂地叫做“山脊”了。在平原的乡村，盖房是一定要起“脊”的，哪怕是一间小小的茅屋，也要起一个“人”字形的房脊。条件好一些的，盖得起瓦屋的，那讲究就更多一些，有起“龙脊”的，有起“泥鳅脊”的，有起“莲花脊”的，有“斗拱脊”的，还有“五脊六兽”的……这样的房脊有着一种假想的战斗姿态，仿佛是对天的宣战。房脊上安置的、塑造的、雕刻的全是与水有关的形象，比如，龙；比如，鱼、海马；比如，莲花；正房正脊上还要插上两面猎猎的红色小旗……这就是平原人以“山”、“水”来对付天的战斗精神了。然而，在内里，那恐惧却是真真切切的，是刻在骨子里的。

在这里，人的骨头是软的，气却是硬的，人就靠那三寸不烂之气

活着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那“气”竟然成活了一个人物，一个真真切切的、在平原上广为流传的传说……

五、平原上的一个传说

若是从颍平县城出发，走上三十五里，就到了丁集，再走十五里，是王集，过了王集，慢八里，是黑集。过了这三集，就是赫赫有名的呼家堡了。

在路上，乡村里的公共汽车颠颠簸簸，行人的嘴又是很碎的，你在摇摇晃晃、半睡半醒之中，不由得会听到一些传说。这些传说是经过平原乡人口头加工的，自然会有夸张的成分，开初的时候，你也许根本不在意。渐渐地，会有些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飘进你的耳鼓，其中有三三个字，会反反复复地在你的耳边出现，这就是“呼家堡”。在他们的言谈话语中，你会不断地听到“呼家堡”这三个字。当他们说“呼家堡”的时候，那种口吻、那种姿态，必然会引起你的注意。再过一会儿，你就会感到吃惊，会好奇地支起耳朵来……

行程中，那话语就像是扯不断的线头，在你的耳畔缠绕着。日光冉冉，车窗外是黛青色的平原，一处一处的村舍在你的眼前晃过，那贫穷是显而易见的……慢慢，你会觉得有些讶然，会产生一种对“呼家堡传说”的谜一般的疑惑。你不由得会茫然四顾，看一看行人的脸，试图想读出点什么，可你什么也没有读出来，在平原人的脸上，是猜不出字的。于是，你的好奇心终于占了上风，当车来到呼家堡站牌下的时候，你会毫不犹豫地跳下车来，你说：我要看一看。

当你走进呼家堡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正如路人所言，这里的村舍的确是一排一排、一栋一栋的，看去整齐划一，全是两层两层的楼房。那楼房的格局是一模一样的：一样的房瓦，一样的门窗，一样的小院，院子里有一模一样的厨房和厕所。你一排一排地看下去，走到最后时，却仍然跟看第一排时的感觉一样。而后，你推开一家小院的门，径直

走进去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这里的房门全都是不上锁的。那你就大胆地走进去，看一看这户人家吧。抬起头来，你自然第一眼就看见了挂在门上方的一个红色的小木匣子。那个小木匣子四四方方的，前面是镂空的，在镂空的地方，刻的是一个红五星。不用说，这一定是个小喇叭了。紧接着，你就会看到挂在玻璃窗后面的窗帘。那窗帘是淡蓝色的，上有竹样的图案。门两旁和屋后挂的窗帘竟是一样的颜色，一样的幅面，一样的长度。接下去，你会看见摆放在屋子里的沙发。那沙发是全包的那种，看上去很大很结实也很笨重，沙发上也全都套有白色镶蓝边的包套，十分注目。沙发总共有三只，两只单人的，一只双人的。两只单人沙发中间隔着一个暗红色漆面的小茶几，对面摆放的则是那只双人沙发，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小型的会议室。那么，你再次抬起头来，立时就会看见挂在墙上的挂钟。那钟很大，有一米多长、近两尺宽，表壳是长方形的，木制旧式的，木壳上也漆着暗红色的亮漆。那钟的表盘是乳白色的，下边垂荡着一个响着钢音的钟摆，钟摆一嗒一嗒地走着，突然会“当”的一声，那“当”声吓你一跳！接下去，你的目光会从一些家具上扫过，回过身去，就看见了贴在茶几上方的画像。那画像并不大，小幅的，有一尺见方，是照相制版后印出来的那种。你贴上前去，会发现那是一个老人的画像。老人的脸很阔，是一张有棱角有褶皱的国字脸，眉毛很浓、很黑，鼻梁很高，眼细细地眯着，可那光一下子就从睫毛里透出来了……让人不由得肃然。

当然，你不会就这么只看一家，你肯定想多看几户人家。那么，假如你一家一家地看下去，你很快就会发现你是进了一个迷宫。你马上就会怀疑自己，是不是看花眼了？走错门了？你看，你又进了一户人家，却发现房子的格局是一模一样的，房间的布局是一模一样的，连家具摆放的位置也是一模一样的：一样的小院，一样的厨房，一样的小喇叭，一样的窗帘，一样的沙发，一样的挂钟，一样的彩电，一样的空调，一样的贴着一个老人的画像……再走一家，再走一家，你的头就晕了，你也不知道你是走到哪里去了。你会不断地问自己，是不是有病了？见鬼了？

可当你从一个门里退出来，重新回到村街上的时候，你肯定会碰上一个戴红袖标的老人，他会很警惕地问一声：是参观的吗？你说，是的。那么，他就会对你和蔼地笑一笑，“唔唔”地点点头，去了。

终于，你要离开这里了。走在呼家堡的柏油马路上，你还会看到学校、医院、浴池和村舍周围的工厂……一切看上去都井井有条，可你还是弄不清这究竟是一个什么地方。当你越过一片片整齐划一的田野，试图重新走上国道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惊讶在等待着你。

在夕阳的余晖下，你会看到一大片坟墓，那坟墓也是整整齐齐的，一排一排，一方一方，一列一列的，每个坟墓前都有一个碑刻的编号，每个编号都有规定的顺序。在这里，死亡之后，仍然排列着编号和顺序……在坟墓前的花墙上，赫然写着几个大字：地下新村。

也许过一些日子，在平原上待得久一些，你会听到这样一句话，这是一句很著名的话，这句话就是有关呼家堡的宣言：我不信猫不吃生姜！

第二章

一、二泉映月

县长呼国庆近来一直头疼。

他遇上麻烦了。是大麻烦。如果弄不好，他的官也许就当到头了。这麻烦是由一桩离婚案引发的。

近些年，离个婚已不算什么了。说起来，事本来很小，他根本没在意。可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麦芒儿，突然之间起了连锁反应，引发了一连串的事端。真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呀！于是，呼国庆决定去按摩一下，治治他的头疼病。他知道，在这种时候，要显得大气一些，要更为潇洒。他记得呼伯曾经说过，当问题成了堆的时候，你就是一堆烂泥，真摊开了，也就好上墙了。

如今在县城里也有按摩院了，自然也有了异性按摩。不过，在平原上的一个小县城里，它还是有点羞答答的，它的名称或是叫“桑拿浴”，或是叫“按摩诊所”。总之，虽然遮遮掩掩，也算是有了。

可呼国庆自任县长以来，一次也没有去过。他不是不想去，主要是顾忌他的名誉，一个三十六岁的年轻县长，不顾忌名声行吗？现在，他不想那么多了，他要去让人“按摩按摩”。他听说很多县里的干部都是晚上去的，偷偷摸摸的。他要大白天去！

离开办公室的时候，他故意对秘书小赵说：“走，咱也去叫人

‘按按’。”

平时，他总喜欢一个人开车出去，这一次，他专门带上了秘书和司机。他就是要让别人知道，他不在乎人们会说什么了。

当他们驱车来到“按摩诊所”的时候，老板早早地就迎出来了。秘书抢先一步，介绍说：“这是呼县长。”腰上挎着BP机的老板立时握住他的手，十分热情地说：“是呼县长啊。呼县长，你好你好！听到‘大师’的消息了吧？”

呼国庆望着这个生意人，知道他是跟王书记有点关系的。心说，在县城里，有什么事情能瞒过我吗？可他什么也没有说，只是跟他碰了碰手，故作不知，问：“什么大师呀？”

老板吹嘘说：“哎呀呀，你还不知道哪？我就是说要去请你呢……‘大师’是我们特意邀请来的。徐大师得过峨眉山老道的真传，是带功按摩，能治各种疾病，是个神人，真是神人哪！他在外地的時候，曾多次为中央首长带功按摩……”

呼国庆说：“好哇。我近来头有点涨，让他给我按按。”

老板连声说：“请请，请。”

进了“诊所”，呼国庆发现里边并不热闹，人也不多，四下望去，都是些木板隔成的一格一格的小格间，每一个小格间都掩着一道布帘，每个布帘门前还立着一位姑娘。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，见她们虽然都抹了些脂粉什么的，也都还是些农村的姑娘；那些小格间里边，大同小异，差不多都铺着一张床，还有一些沙发之类。间或，有女人的笑声从布帘后面传出来……呼国庆明白了，这里是过夜生活的地方，喧闹是晚上才会有的。

老板把他们引到一个略为宽大一些的雅间里，一边吩咐人泡茶，一边说：“呼县长，你先泡泡，我这就去请‘大师’。”

呼国庆无心洗浴，他只是略微在盆池里泡了一会儿，就穿着一件宽松的浴衣走了出来。重新回到雅间，躺在了那张铺有床单的硬板床上……他想静下心来，思考一点什么，可线头太多，网一样，一想头就大。真是剪不断、理还乱哪！